



## 波莱罗

○ 符松

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音乐，不同的时期、心境喜欢的音乐也不一样。或轻松或古典、或流行或高雅、或乡村或交响、或京剧或洋腔、或二胡或提琴、或唢呐或管笛、或锣鼓或长号……对我来说，有一种音乐却始终滞留心底，只要一听见它，似乎就会拨动内心深处的某根弦，这就是常常令我心绪激荡的打击乐。

对，打击乐，或者说锣鼓。小时候，每当毛主席发表“最高”或是“最新”指示时，满大街都要锣鼓齐鸣，震天动地。不过，那时并不觉得锣鼓怎么好听，闹闹的，从来没有和音乐联系起来。

但是，不知什么时候起，我喜欢上打击乐了，当然，这都是在留学之后的事情。记得1982年夏，我和蒋超同学游走欧洲，在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偶遇一位青年表演打击乐。他用两根普通的棍子敲打锅、盆、桌椅，声音十分悦耳、和谐与美妙。以前觉得只可能产生噪音的东西，在这位青年艺术家这里却变成了动听的音乐。我似乎一下子理解了音乐——它不仅存在于大型的乐队、复杂的乐器和高超的演技中，真正的音乐可以来自于任何平常的声音，哪怕是棍子、锅、盆、板凳和简单的敲击。

打击乐看似简单，打和击而已，实际却博大精深。它节奏感极强，催人奋进。在许多音乐中，往往是打击乐的出现将乐曲推向高潮、顶峰。柴可夫斯基第四、第六交响乐中第四章的高潮就是这么到来的。《1812》中，老柴是在鼓号齐鸣和教堂的钟声中，让俄罗斯军队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。教堂的钟声，呵呵，也是打击乐！有人说柴可夫斯基是最高超的弦乐大师，无论他的钢琴协奏曲还是小提琴协奏曲都动

人心弦，让人听后久久不能平静。然而，我却对他的打击乐和铜管情有独钟，特别是他的号。在他的音乐中，每当锣鼓和长号响起时，就有种神圣感、使命感，让人感到斗志昂扬：困难将被战胜，曙光即将来临，阴霾一扫而空。当然，威尔第《Aida》中的“大进军”、斯特劳斯的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等也都是鼓号演奏的杰作，听了总是让人精神抖擞。难怪，古人交战都是击鼓进军、吹号冲锋，这样的场面想想都令人振奋。反观今天的战争，伊拉克也好，阿富汗也罢，越打越蔫。没有进军号，没有吹鼓手，没有战争的精神和灵魂。

和琴乐不一样，打击乐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敲击，因而声音总是向上蹦出来的。琴声则可以越拉越小、越轻、越低，直至消失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打击乐只能表达进军、奋进和向上，而不能表现细腻。拉威尔（Ravel）的波莱罗（Bolero）就是以打击乐为主要表现形式但十分细腻和婉约的曲子。这首曲乐听了无数遍，百听不厌。不过，至今我仍未去探究这首乐曲所表达的思想，或是拉威尔在什么心情和环境下谱下的，我怕有什么不理想的作曲因素影响我对这首乐曲的喜爱，只想让自己的思绪随着音乐的节奏，由轻而重、由弱而强、由慢而快地自由飞翔，并由此获得鼓舞和力量。

为表现时代的节奏，现代音乐以打击乐为主，其中不少嘈闹、杂乱无章、或是目无他人的宣泄，令人生厌。曾以为自己一直会远离这些现代乐的。然而，十几年前，本人与柏林工业大学的Hermann-Föttinger Institut来往密切，1996~1999年期间每个夏天都去德国，意外地亲身经历了几次柏林的Love Parade，喜欢上了爱情大游行的音乐。当时，柏林工大的一名博士生托马士·荣自称参与发起了这个爱情大游行。据托米说，柏林以前是禁止任何政治游行的，冷战气氛最浓。因此，他们在爱情的名义下集会游行，通宵达旦，也算是一种“革命”情怀了。革命是需要激情的，革命也产生激情，激情则是音乐的源泉。“红色歌曲”至今久唱不衰，其实就是因为反映了当年的革命激情。好的音乐都是在激情下产生的，战争、革命、爱情、悲怆，等等。

柏林的爱情大游行的核心就是音乐，一种叫做Tecno的音乐。托米告诉我，Tecno就来自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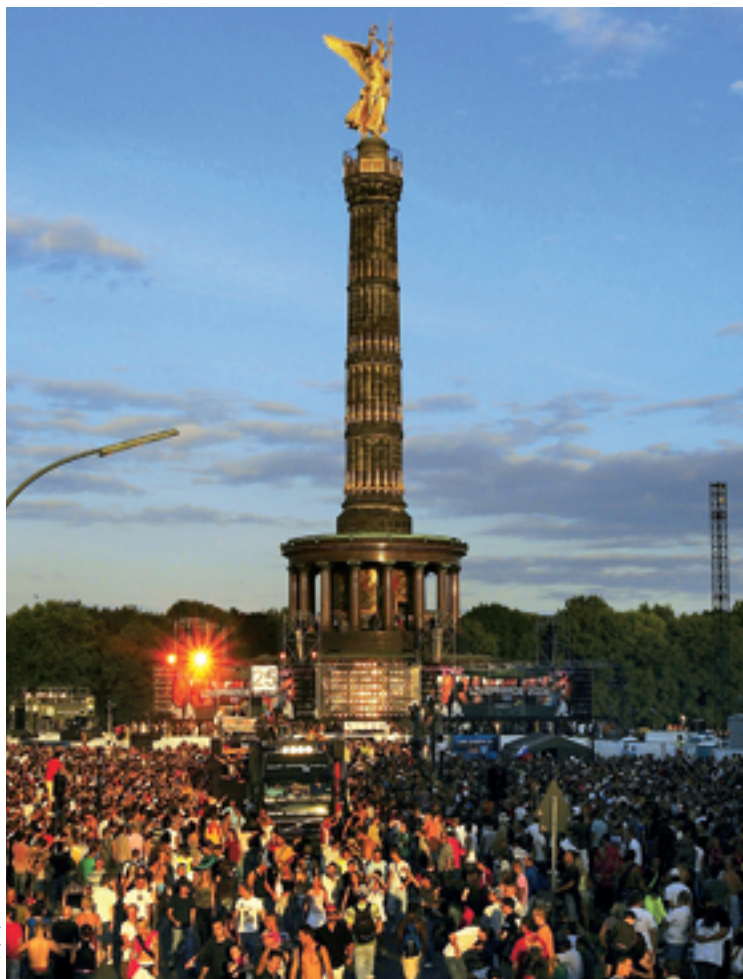
柏林的爱情大游行的核心就是音乐，一种叫做 Tecno 的音乐。托米告诉我，Tecno 就来自柏林，来自 Love Parade。尤其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，以前的冷战政治已经消失，爱情大游行真正成为了爱情和 Tecno 的盛会。

林，来自 Love Parade。尤其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，以前的冷战政治已经消失，爱情大游行真正成为了爱情和 Tecno 的盛会。和巴黎、伦敦相比，三百多万人的柏林算是小城市，甚至不及希特勒时期大。每年七月第二个星期天，数十上百万青年从德国和欧洲各地涌来，全城几乎每条街道都是人山人海，人们随着 Tecno 音乐扭动身躯，尽情地陶醉于鼓乐之中。当然，市政府和不少柏林市民对这个聚会给 Tier Garten 等市政环境带来的损伤颇有意见，以致 2006 年后柏林取消了可爱的爱情大游行。2007 年德国埃森市接手了爱情大游行，可是，2010 年 7 月 24 日发生在爱情大游行上的踩踏事故导致十几人死亡，爱情大游行彻底终止。

但是，Tecno 永存！

Tecno 几乎是纯粹的打击乐，以拍鼓为主，在灌制唱片时则有电子乐相配。以刻板著称的德国人，在柏林这个交响乐的圣地创造了“超现代的”（吾儿语）Tecno，匪夷所思！Tecno 是一种富有激情的音乐，它的鼓类似于非洲的一种鼓，中间细，夹在两腿之间，声音浑厚有力。有次在一个跳蚤市场上听见摊上播放一盘 Tecno 音乐，极具感染力，当即就买了下来。不过，托米听后对那盘名为“Transmission”的 Tecno 不以为然。他说他也制作 Tecno，后来专为我录了盘他得意的带子。托米对 Tecno 的热爱、专业令我刮目相看。我曾经琢磨，在德国统一前，他曾经偷偷跑到当时尚属东德的洪堡大学图书馆看书，或许是个有血性、有思想、有追求的叛逆青年。我难以揣测，创造 Tecno 的德国人是否都像托米一样，是当年的“愤青”。但有一点我相信，他们探求美好，已成为德国社会的中坚。

如今，当我开着我的德国小宝马奔驰在八达岭高速时，仍不时播放 Transmission 和波莱罗。尽管这两首曲子风格差异很大，但那鼓点、那节奏都同样有劲儿，似乎是他们驱使着小宝马激越



巴  
德  
德  
德  
德  
德

爱情大游行

向前！

打击乐，percussion，波莱罗！

1980 年夏，当我们一批 38 名留英学生结束一年的 A-Level 学习，即将开始在英国大学本科学习时，我们又聚集在了英格兰南部的美丽小城 Chichester。这是我们来英国后分成三组进行 A-Level 学习后的首次重逢。当时，我和来自另一组的于彦同学合住一个房间，他个头不高，寡言少语，外表文静，一眼看去就是个书生。然而，于彦同学内心世界极为丰富，正是从他小小的录放机里我第一次听到了 Belero，由此，我便深深地爱上了这首乐曲。波莱罗宣告了我大学预科的完美结束。正是在波莱罗由弱渐强的打击乐声音中，我从 Chichester 这个留学生涯开始的地方，以优异成绩走进了向往已久的帝国理工学院。
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院长）